

# 家中斷捨離？

## 兩種傳播科技退用的性別分析

方念萱（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為促成社會含納（social inclusion）、社會公平，過往至今的公共政策以弭平數位落差為目標，相關傳播與科技的研究也常以擁有者（haves）與未擁有者（have-nots）為基本範疇，亟思將未擁有者轉為擁有者，促成全民近用資傳科技。然而，研究者、政策制訂者對於「未擁有科技」的形構、想像、與瞭解，往往停留在缺乏硬體等的功能論觀點，未能脈絡化當事者（群）之所以不（能）使用科技的原因、經驗。近年全球傳播與科技相關研究已經開始聚焦理解「不使用者」的樣態，本研究植基於 2003 年已婚女性退用網際網路的訪談資料，以及 2011 年前後另一深訪已婚女性退用家用娛樂科技 Wii 的資料，從退用、拒用、不使用等相關角度重新審視，並以 James Paul Gee 的言說分析工具分析女性退用傳播科技的社會、文化、家庭脈絡與機轉。

**關鍵詞：**性別、退用、不用、家用科技

## 一、前言

為什麼機器還捨不得賣掉？就是它有些遊戲我有時候會很想要玩。  
(Wii 退用研究受訪者 K，2011)

至於交談，機會很少。我有一次上去想去交談，結果我發現我輸入太慢了，根本沒有人要理我。

(網際網路退用研究受訪者 A，2003)

2015 年初，行政院在官方網頁發佈〈為生活加點「智慧」〉一文，介紹又稱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智慧聯網。文中表示，

為讓國人都能居住在高度便利、聰明的生活空間中，享受真正的幸福生活，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積極善用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在食衣住行育樂的各個領域，建構多元化智慧的應用。(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5/1/20)

現代人使用資通訊科技 (一稱資訊傳播科技)、手持行動載具，時時刻刻在資通訊科技網路上來去，似乎再自然不過。然而，不在網

---

**致謝辭：**感謝《女學學誌》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感謝台大婦女研究室主辦「性別與媒體工作坊」，工作坊參與者對於論文原始構想提出具體意見與建議，我受益良多。

路之上、生活中對於資通訊科技用而後棄的人並未絕跡。使用者與傳播科技的關係未必相伴終老，使用者出入資通訊科技的網路，並非一旦採用就終生不離。過往研究關注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以「落差」名之，關注的是瞠乎其後的未使用者；研究者希望找出落後的原因，改進修正，讓科技普及、人人得以近用。然而，主流研究慣採「落差」角度觀視用與不用的差別，卻少能細緻地關照「不用」這範疇內裡的複雜度，像是「拒用」（refusal）、「退用」（dropout）。

公共政策與傳播科技的研究之所以關注數位落差，終極關懷在於社會含納（social inclusion）、社會平等，往往逕將人區分為「擁有者」（haves）與「沒有（科技）的人」（have-nots），一心將「沒有（科技）的人」轉為「擁有者」，認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將因而得解。像這樣追求全民普及近用（universal access）、遂行社會平等的目標固然重要，但若研究者、政策制訂者對於「沒有科技」的形構、想像、與瞭解，始終停留在缺乏硬體的層次上，卻不能脈絡化當事者（群）之所以不（能）使用科技的原因、經驗，即使將科技給了原本並未擁有、並不使用科技的人，也不見得就能弭平落差。「沒有傳播科技」的狀態看似一致，但是肇致未擁有的「前因」卻未盡相同，「沒有（科技）」此一狀態的雷同或許也只是一時。近十年來，社會科學研究開始觀察、探究這些與傳播科技絕緣的群體的脈絡、樣態，普查時更細緻地區分「沒有（科技）的人」此一範疇內的差別，社會科學研究也開始深究「未擁有」的脈絡。2000年初，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界定數位落差為「不同社經背景與居住地理區域的個人、家戶或企業，在取用資訊通訊科技（ICTs）機會以及運用

網際網路各項活動上所產生的落差」(OECD, 2001: 5)。<sup>1</sup> 這定義已走出硬體有無的二分框架，只是當時尚未深究埋藏在未擁有者、不使用者日常生活中的原因。

以網際網路此一傳播科技、傳播媒體為例，2003年美國Pew研究中心公佈的年度網路調查報告，就以「不停轉換(ever-shifting)的網路人口」為題，說要從一個新的角度探看網路近用與數位落差(Rainie et al., 2003/4/16)。當年的訪問中，42%受訪的美國人表示不用網際網路，但是進一步探問，其中許多人要不是曾經使用網路、就是動用所謂的「人肉滑鼠」上網——透過使用網路的家人上網查找資料。該份報告就將「不上網的人」細分為避網者(Net evaders)、退用者(Net dropouts)、以及真正與網路絕緣的人(truly disconnected)。十年後，2013年的Pew網路調查報告顯示，15%的美國人不使用網際網路，然而這群自我描述為非網路使用者(non-internet users)的人當中，44%曾經請親友上網為其查找資訊、14%現在離網而去的人表示曾經使用網路(Zickuhr, 2013)。從這相隔十年的兩份調查可知，人與資訊傳播科技的關係不停轉換，除了「使用」之外，人與網路的關係可能是「不用」、「停用」、「託他人使用」，還可能在這些狀態間來回轉換。「擁有」、「未擁有」的二分描述扁平化了原本複雜、流動的人與物的關係。

美國歷年Pew網路調查報告中，2005年的分析特別指出兩性使用網路樣態之別(Pew Research Center, 2005: 61)。當時發現30歲以下的女性上網的比例較同齡男性高，然而65歲以上的人口，男性上網佔比遠高於同年齡群的女性。2008年，我國行政研究發展考核委

---

1 本文所引述之外國文獻論述，除另有說明，皆為作者自譯。

員會為彰顯政府對於性別主流化的重視，當年進行年度數位落差調查與報告時，委外執行「性別數位落差研究」，結案報告即是以兩性的數位落差表現為重點（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08）。報告中援用 Diane Halpern 與 Bruce Bimber 的定義，界定性別數位落差為「兩性取用資訊通訊科技（ICTs）機會以及運用網際網路各項活動上所產生的差異」（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08: 6）。報告分析 2004-2007 年調查資料，研究調查的現象包含上網及使用網路所從事的活動樣態。報告中歸納呈現了傳統性別腳本、職業與受薪的性別區隔、家庭中性別分工、以及居住地資源多寡等導致性別數位落差的可能原因。報告強調「性別數位落差是採用一種非常細膩的方式在運作」（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08: 12），例如工作的女性可能展現出高上網率與電腦使用率，但這可能是因為文書作業電腦化之類的工作多由女性執行，這是性別隔離、分工的結果；同一單位中，同樣需要利用電腦科技、網路溝通的研發工作就少由女性擔綱。因此，該細究的不當只有「有無使用電腦、網路」，而該是使用電腦網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有無性別區隔。這份 2008 年的性別數位落差報告，在「居家使用資訊設備情形」一項上，男女差異明顯——調查顯示，即便都會使用電腦，但女性居家使用資訊設備的「經常性」比率（60.0%）不如男性（69.2%），其中尤以年齡 31-50 歲的女性為最。女性之所以較少享用家中資訊資源，近四成是因為家務牽絆、缺乏時間（36.3%），比率明顯高於男性。研考會自 2012 年起調查分析數位落差、數位機會時，更加細緻化，從賦能（enabling）、融入（inclusion）及摒除（exclusion）三面向切入，探討民眾如何使用電腦及網路（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12）。「賦能」指的是民眾資訊近用現況及設備使用機會；「融入」則是網路族最近一年在

學習、社會生活、經濟、公民參與及健康上，網路如何融入原有日常生活；「摒除」則要評估網路使用是否造成使用者基本能力退化或心理損傷。研考會如此探問或可掌握近用條件、機會、實際參與情況、以及可能隨之而生的負面效應，然而，這些提問的角度還是沒能探知「未擁有」、「不使用」等狀態內裡的複雜度與豐富性。

本研究並非意在直接「解決」、「回答」如何弭平數位落差的問題。本文之所以論及數位落差，為的是從其中的「落後者」開始探問退用停用的脈絡。本文植基於 2003 年已婚女性退用原本個人使用的網際網路研究（方念萱，2003），以及 2011 年已婚女性退用全家同樂的娛樂科技 Wii 的研究（方念萱，2011），從女性退用、拒用、不使用這兩種個人與同用的家中科技開始，重新審視資料，分析已婚女性退用傳播科技的社會、文化、家庭脈絡與機轉，企圖從已婚女性退用兩種截然不同的傳播科技的經驗中，從女性處境探問有關使用、退用的基本問題。擷取過往兩個歷時不同、亦針對不同傳播科技退用經驗的研究資料，本研究主旨不在證成、推論今日或仍有人退網他去、棄 Wii 而改行其他娛樂的逐項原因，例如網路資源不豐、Wii 設計不良等等；本研究旨在掌握女性在家中退用這兩種科技的時候，她對此經驗的敘述所凸顯的幾種催生退用的機轉。同時，在傳播學界漸次深化「退用」概念的層次與意義之際，本研究重返相關研究資料，希望藉由不同時期研究發現的對話，深化對於台灣性別與傳播科技相互建構的關係的理解。

##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希望深入理解「落差」(gap) 中「差異」(difference) 的

脈絡、女性使用家中科技進退之間的原因，因此文獻回顧並未聚焦數位落差，而從「不使用」科技的各種概念範疇開始，進而探看女性與科技關係分合的過往研究。

### (一) 有關「不使用」：不用、退用、堅持不用

傳播科技與社會的文獻中，不乏「求去」的使用者身影，但是，深入瞭解「不使用者」、「退用者」的研究非常有限。Sally Wyatt (2003) 的論文就直接以 *Non-users Also Matter* 為題，在分析裡開宗明義地以自己通過駕照考試、但是從來不曾擁有車子這回事，分享自己被「小看」、甚至被懷疑之為成人 (adult) 的經驗。Wyatt 以美國 1995 年以來聲勢日上的「還我街道」(Reclaim the Street!) 運動說明「拒絕車輛」並不就是「沒能力駕駛車輛」；不使用科技的成因、樣態不是「不足」所能囊括的。Wyatt 提問，「政策上，認定所有不使用特定科技的人『都希望成為使用者』，這假設適當正確嗎？」(Wyatt, 2003: 68)。Claude Fischer (1992) 在著作 *America Calling* 中研究 1875-1940 年美國電話的崛起。1920 年代電話使用率大增，然而 1930 年代嚴重衰退，這可能與經濟大恐慌有關；直到 1940 年代使用率再度提升。使用者先是採用，然後在當省則省的時候改變初衷，棄用科技。採納傳播科技之後，繼而退用、停用的情形不自網際網路始。James Katz 與 Philip Aspden (1998) 有關網路使用的調查，中有「前網際網路使用者」(現已退用網際網路) 一選項，有 8% 的人自承是前使用者，而今已經下網不用了。Carl Batt 與 James Katz (1998) 研究消費模式與電訊傳播服務產品的關係，研究顯示不少人買了手機，卻不再使用通話，所以不再隨身攜帶手機，「採納」之後

大有變化，「不使用」的原因與情形值得深究。以往植基於「創新與傳佈」(diffusion of innovation) 理論的研究視科技為萬靈丹，因此忽視停用、退用、不用；偏執的研究議題中所蘊含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例如視科技為現代化的表徵，以及有關「科技」的固著概念，皆值得重視。William Loges 與 Joo-young Jung (2001) 就強調，數位落差這問題不是個人選擇要不要和科技網路連結接軌的問題、也不是負不負擔得起網際網路服務的問題；數位落差指的是生態的、多層次的問題，它涉及一個人的生活中，網際網路是否能夠佔有中心位置，代為達成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各項目的，同時也說明了網際網路是否能夠與現存的傳播基磐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融合、促進人際溝通。因此，數位落差不只是一個人和一種傳播媒體的關係而已；它談的是一個在社會網絡當中，自有其年齡、階級、性別、族群、地理區域及文化偏好的個人，和其傳播環境的關係。Loges 與 Jung 就「連結」(connectedness) 提出了值得關照、重視的三個面向：(1) 歷史與脈絡：指的是人所需要得到上網素養、將之整合入每日生活的時間，以及需要近用網路的地方與情境；(2) 範圍與密度：指的是使用的服務與上網頻率、時間；(3) 個人生活的中心位置：指的是個人主觀評估網際網路在其生活中的影響，以及一旦不存，個人對網路的懷念程度。這幾個面向整合而成的指標，關心的是一個原來就自有生活規律、生活意向的人，在採用媒體網路的時候，如何使用、如何整合、如何評估，而不是將人孤立起來，只關照「用不用」網路。Loges 與 Jung 在研究中特別提出所謂的「灰色落差」(gray gap) ——指的是逐漸老去的嬰兒潮世代及老年公民，他們是對於網際網路最抗拒的人。他們指出，時間未必能「解決」一切，舉例而言，上了年紀的人對於金錢與保障有著較年輕時期不同的看法，對於網路交易及可

能涉及的風險與年輕人看法不同，這種隨著人生階段而產生的不同態度，以及因之而生的對待網路的態度，就不是單純的近用網路所能一舉解決。更進一步，研究者重視不用、退用網際網路的人的經驗與意見，希冀從中發現資訊社會中人的主體經驗。Wyatt 等人（2002）研究不用、停用、退用網際網路的人，強調一片探討數位落差的論述風潮中，應該重塑「使用」與「不使用」這些範疇，深入思考用與不用的對話。

近年來，全球對於不用（non-use）科技的相關傳播研究，跳脫數位落差的框架，從使用者的角度切入，強調重新理解過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範疇「不使用者」，企圖重新概念化「不使用者」。Laura Portwood-Stacer（2012）研究退用媒介中的「拒絕媒介」（media refusal）這種類別。「拒絕媒介」指的是使用者宣示不用特定媒介，以傳遞某種理念與思想、展示特定生活風格。作者從履行特定生活風格的角度觀察拒絕參與臉書此一行為，將「退出臉書」當成一個展演行動（performative act）、一種能標舉認同與位置的、生活風格的實踐。文中指出，除了臉書之外，其他「拒絕媒介」的例子包括不看電視、拒絕擁有行動電話等等。她檢視拒用者（refusers）有關拒用媒介的言說，藉以理解「拒用」要彰顯什麼，而其中所蘊含的對媒介的批評又是如何形構。

Portwood-Stacer 特別強調不是所有的「不使用」都是「拒絕」。她對「拒絕」的定義是「一種言說的舉措（discursive move），引發的不只是『就是不用某樣物件』」（Portwood-Stacer, 2012: 1042）；這是一種明明白白的「不用」，而這「不用」堂而皇之地讓「不用者」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意涵昭然若揭。如果有人是因為不知道有此媒介，所以沒用，這不是「拒絕使用」；如果有人因為資源不足、無法

穩定地接觸使用網路，因此沒法用、不用，這也不是「拒絕使用」。Portwood-Stacer 聚焦研究的是有意識的、主動的拒用 (conscious and active rejection)。也因為如是界定，這樣的「拒絕」遂帶有消費者運動的意涵、是「生活風格政治的實踐」(practices of “lifestyle politics”) (Portwood-Stacer, 2012: 1043)。她同時強調，能如此自行選擇棄用傳播科技、以此行動發聲，表示這主動退用的人有著一定程度的文化與經濟資本。正因為如此，表態拒用的人其(資源)高人一等的條件也看在他人眼中。因此，Portwood-Stacer 也表示，這樣的拒用也可能被看成拒用者要對空洞抽象的主流表達自己高其一等的動作；更甚者，以臉書而言，這種拒用還可能被看成當事人對依然進出臉書的朋友展示自己較其秀異的動作。所以，「拒用」被放在什麼樣的框架裡看待？怎麼被詮釋？Portwood-Stacer 認為要檢視「拒絕」的展演策略或成或敗，就須進一步瞭解「拒絕」這行為、宣稱被放置的言說框架究竟為何？旁觀者如何詮釋「拒用」？她研究的是拒用者如何述說自己對臉書的抗拒、排斥、以及少了臉書之後的生活樣態與意義。在說與人知的當下，言說者、拒用者完成了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研究裡，觀察分析拒用者、旁觀者對於「不用」的說法、言說框架，十分重要。

## (二) 女性與家戶科技 (domestic technology) 的相關研究

所有的科技都包含社會關係，在探究性別與科技的關係時，許多研究者都提醒單單只是「加上『性別』元素，攪和攪和」(add gender and stir) 的取徑不可行，意即不能只將「女性」或「性別」當成一個變項、一個元素，加入考量，就算是對性別的影響、意義有了交

代 (Cockburn and Ormrod, 1993; Gray, 1992)。因此，許多從女性主義角度析論性別與科技的研究，都提出探看兩者關係時應有的取徑 (Lohan, 2000; Wajcman, 2002)。然而，論及網際網路與女性的關係時，往往受到主流網路研究的影響，探問的通常就是使用者是上網還是離網的二分問題 (Kendall, 1999; Markham, 1998)，因此，研究者指出我們對於女性與網際網路之間分合關係的認識相當有限——為什麼上網？她們在那兒做些什麼？上網離網與她們日常生活的關係何在？這些問題往往不得解 (McGerty, 2000)。2000 年開始，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在探看女性於家戶之中使用網際網路與其他家用科技時，深入追問何以不用、如何使用。

前述 Portwood-Stacer 的研究探看的是不用、以不用為傲的拒用者。Supriya Singh (2001) 研究女性與科技的論文中，發現的是用起電腦網路毫無問題，卻自稱「不嫻熟」、「少使用」科技，以維護陰性氣質無虞的女性。這群其實經常使用家中科技的女性，何以言行有如此大的落差？Singh 的研究揭櫫了女性宣稱自己不（會）使用科技的言說的深層意義；透過女性自我表述，她們所說的自己「不嫻熟」的腳本才浮現。研究中受訪的澳洲女性即使在外工作，在家中依然負責記帳找資料，她們利用網路購物、使用線上軟體處理家中財務，用起網路，十分嫻熟。Singh 的研究呼應該時澳洲昆士蘭針對從事畜牧業的家庭進行的調查，該調查結果顯示 70% 的受訪家庭中，使用相關軟體、網路的是女性，她們負責記帳等工作，往往比丈夫更清楚怎麼利用網路。但是，當 Singh 問起這群使用者「熟不熟悉科技」的時候，女性的回答卻都是否定的，不少人宣稱自己不使用科技。細究箇中原因，Singh 發現一旦女性熟悉家中網路，對她們而言，網路就不是「科技」了——女性會說她們使用網路從事家務相關活動，將網

際網路當作活動工具，而不是玩耍（play with）或操控（master）的對象。研究顯示這群女性使用科技後，一旦上手，她們就將自己嫻熟的器械排除在「科技」範疇之外，訪談中女性提到的「科技」是拖曳機，家中（農場上）多為男性使用的拖曳機才是科技、器械，她們會用、常用的網路反而不被當成科技。所以，不論客觀上她們如何使用網路、會不會使用網路，「我們不諳科技」這個宣稱始終不變；女性認定自己不熟悉的、不用的，才會是她們口中的「科技」。Singh 認為當時主流社會建構的有關性別與科技的腳本，正是何以「女性對科技不自在」（women's discomfort with technology）的原因。Singh 的研究正顯現了相關的循環論證——女性認為「科技」是男性的（masculine）；當她逐漸嫻熟這科技、駕馭自如，便轉而將它界定為「工具」、是個助其完成活動的工具，不再是「科技」。所以，農場上的曳引機是「科技」，家戶內的電腦網路就只是「工具」，一如家戶中其他襄助女性完成家務的科技，像是洗衣機、微波爐，很少被看成科技，女性使用得熟極而流，也很少會因此自認為是使用科技的高手。順此邏輯，Singh（2001: 407）發現「女性對科技的不自在」才是女性定義科技的核心（the very definition of technology has women's discomfort at its centre），這定義不見得基於客觀的科技物組成與使用的難易複雜度；科技是男性的，女性使用日久，可以駕馭自如，她看待該項科技的方式就有了變化，科技成了日常活動的工具，而工具的「科技性」逐漸不可見。這極具深意的發現提醒從事科技與性別研究的人，在傳播科技推陳出新的當下，不單單「性別」這概念亟需重構、深究，使用者對情境脈絡中的「科技」的主觀認知與相關層面，也有待研究者發掘。

Lisa-Jane McGerty（2000）指出有關家庭中使用網際網路的研究

相當稀少、家庭中使用網路與性別動能之間關係的研究更不多見。作者指出網路進入家戶，等同進入一個既存的家戶內的性別區隔的關係之中。以使用網際網路為例，慣於為家務犧牲自己時間的女性，也可能犧牲原本可上網的時間。她引述 Roger Silverstone (1996, as cited in McGerty, 2000: 898) 的呼籲，主張深研日常生活中與媒體和資訊科技共處的人們究竟如何使用科技。她認為該時有關家戶中網際網路使用的研究不足，即使休閒研究注意到螢幕取代了街道，但仍不清楚家中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樣態和性別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McGerty 強調性別化的主體位置與科技共構，在過程中相互影響——「過程」包括了決定上網與否的差別、看待科技的方式、上網活動的類型以及頻率、在網與離網的活動之間的關係等等；家戶中女性自我認同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她在文末強調，「將網路使用者安放在性別化的使用脈絡中」，我們方能理解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科技、相伴而生的性別動能，而知道了這關係，「我們才能減少不平等、減少排除」(McGerty, 2000: 899)。Tim Schwanen 等人 (2014) 指出，雖然網際網路用以參與不同活動之有無與程度之別，確實有著性別族群的差異，然而有關網際網路在不同群體的每日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實在有限；即使研究性別的作用，性別也多半被當成外部因素，因此研究多未能解析家戶中女性使用網路與日常生活的關係。Schwanen 等人從家戶內性別分工的角度切入，指出異性戀家庭中男女受雇工作樣態（收入與工作型態）、工作所帶來的時間空間分配、居家情境（包括子女數）、男女雙方對於性別角色的平權態度、以及居住地區與性別態度的關係（像是性別平權態度可能隨居住地區地域而異）都可能影響家戶內性別分工。Schwanen 等人的研究發現，常是擔負購物、烹飪等家務主力的女性上網時間較少。然而育兒負擔一旦大到女

性必須全神照顧，女性就將原本從事家務的時間用以照顧孩子，採購烹煮等工作轉由家人或親人協力。在此情形下，女性有時得以上網與人交流育兒經驗。Fang Ren 等人（2013）的研究也指出在網下的居家生活中，那些隨家務和育兒而來、時間空間嚴重受限的人，網上活動力就相對薄弱，這通常就是家中女性，她們上網時間較短、往往到了夜晚才得以上網。網際網路進入家戶，原本操持家務的女性是否能因勞動網路化而省下時間？研究發現當然可能與網路載具、普及度等因素相關，2005-2010 年之間的相關研究（Chan, 2008）發現女性在家戶中少用網路、不大會以網上活動取代原本的線下工作。她們寧可外出採購家用物品而非只在網上購物，多進出育兒、家務之類的網站或聊天室，藉由交流減輕壓力。網路的使用被擠壓在有限的、不干擾他人使用的時空環境，而使用網路交流固然得以尋得支持，但是家戶性別分工的不平等繼續存在。

家戶中女性與網路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探看女性線下的受薪工作、家務勞動如何影響她上網從事家務工作或交流、放鬆。其實，在 2000 年前後，有關女性與網際網路的文獻多倡議網際網路讓女性可以在虛擬世界走出圍限個人的結構，在網路世界創造不同文化，彼此交流、發聲，像 Wendy Harcourt（1999）編輯的 *Women@Internet* 一書就是代表，書中探究隨著網路發展，女性發聲、溝通的可能樣態。即使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場域未必能夠稱心如願、隨己所欲地充分使用網路，但網際網路仍意味著不同於前的個人性（Cherny and Weise, 1996; Mazzarella, 2005; Shade, 2002）。不同於網際網路，家庭中娛樂科技——例如日本任天堂遊戲 Wii ——的使用則多為全家同用同樂。過往研究家庭中家人共時共享共用的科技，多半聚焦在家庭動能（family dynamics）與娛樂科技使用之間的關係，直接研究 Wii 與

女性、Wii 與家庭功能的文獻闕如，但是有探討家庭中其他娛樂科技與成員關係的文獻，像是家戶中電視與家庭功能的研究。這一類電視的相關研究可以啟發研究者對後續居家環境中科技與性別關係的思考。從電視、到電腦、到網路、到手機，家庭中的成員每個人可定睛凝視的終端螢幕多了，David Morley (2003) 就提到有了可供全家同時共用的科技、媒體，未必就有「全家一起」的景況；新興現象是家中人人自行熱電視餐，回到自己的螢幕前。說是一家，但是家庭內部因此片斷化了 (the internal fragmentation of home)。澳洲學者 Donell Holloway (2008) 提醒所謂的共看 (covieing) 也不見得是全家一起看，有性別區隔的 (gendered) 或跨代的 (generational) 看電視組合。Holloway 強調電視 (觀賞) 被當成一個家庭動能的規範衍生、傳承的場域 (site)，經由「誰讓誰使用什麼多久、在哪裡」(Holloway, 2008: 57) 等規範逐漸定型，家裡的動能樣態也就穩定了。由過往文獻觀之，「看電視」究竟是家人一齊參與的社會活動，還是獨自進行的活動，端視社會、家庭以及變化中科技的文化腳本，而這腳本也因著房舍空間大小、規劃、功能安排等物質基礎而不同。對於全家共時共享的娛樂科技，傳播研究除關注使用效果，也漸漸開始關注如何使用、使用規範、以及使用上的性別現象。

家戶中性別與此類科技的關係，會因為強調「全家在一起」的家庭價值而不同於性別與本為個人使用的網際網路，因此值得深究。Leslie Regan Shade (2002) 曾指出 1980 年代有許多關於女性與電視的研究，其中不乏性別與電視節目樣態的研究 (Lewis, 1990)，以及女性觀看電視上的肥皂劇、談話性節目、喜劇等等的研究 (Gray, 1992; Press, 1992)。Lynn Spigel (1992) 從婦女雜誌等多重管道探究女性與家中電視的關係，認為女人從電視這媒體科技進入家庭的那一

刻開始，就從雜誌等其他媒體學習這新科技與家人的關係、思考如何擘劃科技與家庭的圖像，這表現在諸如女性在家庭中如何擺置電視機。Spigel 認為從女性與電視這一凝結全家的媒體科技的關係看來，她們在家中扮演著消費者、生產者、以及科技協商者的角色。

Wii 進入家庭，雖然文獻中少了居家女性與 Wii 的研究，但是已有研究者分析 Wii 這平台、科技的特殊性。Stevens Jones (2008) 談論平台歷史與文化，分析 Wii 的成功在於打造了環繞平台的氛圍、一種文化靈光 (cultural aura)；甚至，「平台正就是那靈光」(Jones, 2008: 127)。Celia Pearce (2008) 認為特定的平台是由特定的年齡族群、世代族群 (age/generation cohort) 所使用，而正因為這樣的平台帶著特定的文化氛圍、文化靈光，因此吸引了某些世代族群，但也驅離了另一些世代。Pearce 研究嬰兒潮世代的遊戲玩耍，發現有所謂的「平台代溝」——家中 (電視) 平台與可攜式的遊戲常都是孩子的天下，成人則多半在電腦上玩遊戲。Pearce 觀察美國的遊戲互動而發現的另一現象是，嬰兒潮世代在家中不是與子女一起玩遊戲，而是和孫輩一起玩遊戲，但是就遊戲種類而言，嬰兒潮世代認為在 Wii 出現前，平台遊戲少有針對家中女性與老年人設計的；Wii 顯然不同，玩家不必倚賴按鍵與搖桿，只要手舞足蹈，就能與螢幕上的人物產生自然對應 (natural mapping)，這平台預許的樂趣就不一樣了。前述這些針對家戶中使用電視、使用 Wii 等全家共享的娛樂科技的研究，或多或少觸及性別、觸及女性在家戶中使用這類科技的可能，然而這些研究都未能針對召喚全家共同使用的娛樂科技進入家庭之後，女性使用與否的現象進一步探問——在「做家庭」(doing family) 的使命與壓力下，女性如何與家人「玩」在一起？她們的玩/用是否有著與其他家人使用此類科技不同的意義？使用退用這類科技如何鑲嵌在她們

以及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前述有關家庭中性別與網際網路的重要探問在此皆可深究。目前付之闕如。

本研究經由分析退用不同傳播科技的女性的言說、訪談分享，來探知「退用」可能含藏了哪些類別？女性退用傳播科技的脈絡、脈絡中眾聲喧嘩的說法如何影響退用、與其互動？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台灣傳播科技環境中，女性、特別是已婚女性居家環境中與傳播科技的迎拒關係與意義？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植基在研究者於 2003、2011 年分別進行的兩個有關已婚女性退用傳播科技的深度訪談，2003 年針對的是家戶中退用網際網路的女性，2011 年則針對退用家庭娛樂科技 Wii 的女性。兩個各自環繞著不同科技的研究發現，分別曾於學術會議上發表，<sup>2</sup> 在研究、交流之後，研究者發現，綜整兩個女性與自用家用科技的分合研究看來，其中有更多值得深究之處。本研究欲從女性「退用」家庭中兩種不同傳播科技的經驗，深化本地性別與科技退用的研究，從而建構對於性別與科技關係的理解。此二計畫設計之初，非為之後比對之用，因此其設計不盡相同，然而分別針對逐漸成為所有媒體平台的網際網路、以及始終是居家娛樂／運動選項之一的 Wii 所進行的兩個研究，其關懷、重心都在於掌握女性退用科技的脈絡、經驗。2000 年初的網際網路，以其在台灣社會所代表的「進步性（現代性）」而被鼓吹、宣揚，Wii 則在多年後以「家庭價值」的言說在新聞與廣告中

2 前者發表於 2003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後者發表於 2011 年第三屆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方念萱，2003, 2011）。

被哄抬。在不同時間同為家庭採用、女性退用、棄用的現實，當可提供有關身處家庭的女性與科技關係更豐厚的圖像。

本研究希望藉由重訪、分析兩個研究中女性的「科技退用」，進一步瞭解「不用」的可能意涵、性別意義。一如文獻回顧所言，在「採用」(adoption)、「使用」(use)之外，「不用」科技所指涉的，包括了「退用」、「拒用」、「炫耀性的不使用」(conspicuous non-consumption)等等。本文在呈現兩個研究的訪談資料時，一律以「退用」稱之；之所以不稱其為「不用」，是因為本研究聚焦曾經使用、而後辭用科技的女性經驗。以「不用」稱之，未能彰顯「用而後退」的周折。本文不以「拒用」、「炫耀性不使用」指稱，則因為研究始於女性受訪當時不再使用的狀態，至於動機原因背景等，正是有待研究瞭解分析之處。受訪女性或有為了宣示特定生活方式與主張而停用、退用科技，但在研究之初，本研究並非只關切「為宣示特定價值而停用」的退用，故一律以「退用」指稱受訪者與科技遇合的經驗、結果。

本研究第一部分的資料來自 2003 年針對退用網際網路的女性進行的研究。研究開始之前，行政院於 2002 年 5 月原則通過「挑戰 2008 —— 6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而「數位台灣計畫」為十大建設計畫之一，政院宣稱數位台灣是接下來六年（2002-2007）政府資訊建置的重點，當時希望在 2008 年之前，將我國打造成「亞洲最 e 化的國家」（行政院科技顧問組，2002）。在這總目標之下，政策宣示還訂定了「600 萬戶寬頻到家」、「e 化生活」、「e 化商務」、「e 化政府」、「e 化交通」等五大架構為推動重點，而除了建構寬頻通訊的數位環境、提高政府效能、建立電子化政府、提升經濟競爭力之外，數位願景中包括了全民參與等網路民意溝通的想像。行政院國

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簡稱 NICI 小組）在推動執行此一 e-Taiwan 的計畫時，舉辦了數場數位台灣的研討會，與會人員決議中，提醒政府宜考量 e-Taiwan 計畫可能帶來「城鄉差距」與「數位落差」的議題，應及早謀求對策，預作防範。2002-2003 年女性退用網路研究進行之時，官方的論述始終聚焦在政府 e 化、教育 e 化、以及弭平弱勢族群與已上網者的差距。這個藍圖與看法中，對於「已上網者」的想像就是網路愛用者、擁護者，而一旦上網，這狀態經久不變。政策對於科技與科技使用者採取的是固著的觀點，重視硬體近用與使用科技的制式資本；就「濟弱」而言，當時弭平數位落差的政策誠然可取，但是搭配另一項數據來看，近用與上網未必是日後成就網路溝通、取用資訊的確證。

根據資策會當時公佈的調查資料，2002 年 9 月我國上網人口已達 835 萬人（李雅萍，2002）。值得注意的是上網不代表從此使用；採納了新科技不代表永續使用。《天下雜誌》1998 年網路調查顯示，退用、停用網路的比例是 23%（天下雜誌網際網路中心，1998）；中研院社會所 1999 年針對都會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單身男性、單身女性、已婚男性、已婚女性四群樣本中，退用、停用網際網路的比例，最低的是單身女性（9.7%），而佔比最高的族群是已婚女性（20.3%）（林鶴玲、方念萱，2002）。數字彰顯的意義是一般人與網際網路這傳播科技的互動關係是流動的；即使學會上網、上了網，並不意味著長居久安。以台灣當時調查顯示，已婚女性與網路的關係尤其若即若離。

著眼於 2002 至 2003 年台灣本地離網現象、數位落差，本研究針對已婚女性進行退用網路的研究，研究所含納的第一部分資料來自

2003年我在大台北都會區進行的深訪，對象為以滾雪球法邀請的女性受訪者，總計30名。研究者採深度訪談，蒐集退用網路女性自述（account for）與網際網路的經驗、關係，以及家庭、工作及其他相關情境中，網路與自己的過從。即使在十二年前的台灣，受訪女性面對研究者邀訪，許多退用者謙稱自己沒有受訪的「價值」、「說不出什麼道理」，經研究者再三邀請、說明研究目的，始應允受訪。第一部分研究中的受訪女性雖有30名，但因本文分析重點在於比較退用網路與退用Wii的受訪者言說，故為對話、分析計，在言說資料的擇選上，第一部分的訪談資料擇選與退用Wii的女性研究一致，都是35歲以上、已婚、有子女的女性，離婚、未婚、無子女的受訪女性資料未用於本文分析。受訪者資料可見附錄一。

本研究第二部分的資料取自研究者2011年有關女性退用家庭娛樂科技Wii的深度訪談。文獻回顧已經說明與強調個人發聲、族群串連的網際網路有所不同，Wii與家庭中的電視類似，都是在宣傳之初就以促進家庭同樂的機能、形貌問世。就其在大眾社會發展的進路而言，Wii與網際網路此一傳播科技在台灣的發展、政府力推也有所不同，Wii在台灣社會受到矚目與民間商業行銷有關。日本任天堂於2006年推出Wii體感遊戲，任天堂董事兼情報開發本部總經理宮本茂（Shigeru Miyamoto）期許Wii這遊戲與當時即將成立的Wii頻道能「改變遊戲機與家人的關係，讓每一位家人都能與遊戲機產生互動，沒有年齡性別限制」（文及元，2007/4/12）。事實上，Wii針對的正是過往從不玩遊戲的女性與銀髮族這兩類非玩家（non-gamer）。2006年此一娛樂科技甫於日本問世，同年台灣各式新聞與廣告已大力傳送相關訊息，但凡提到Wii這款新遊戲，媒體都強調甫上市的Wii是家庭新寵。螢幕下，當時地方政府逢母親節，舉辦表揚與感恩

母親活動時，安排的也是陪著模範母親的子女與母親一起參加 Wii 闖關親子趣味競賽（陳信利，2010/5/8）。家扶中心舉辦活動，也走親子同玩 Wii 的路線（翁順利，2008/3/24）。Wii 問世後的 3、4 年，遊戲銷量居高不下，直到 2010 年，號召家人同樂的任天堂 Wii 銷售下滑。《大紀元時報》（2011/1/28）引述中央社報導指出，2010 年底為止，全球首大電玩遊戲主機製造商任天堂在之前 9 個月的淨利較上年同期遽降 74%，全年度獲利降到 6 年來最低。任天堂下修了體感遊戲主機 Wii 的銷售目標，減幅達 8.6%，較掌上型 PS 遊戲機銷售目標下修為多。台灣媒體有關 Wii 的報導也轉了向——從 2006 年大量報導 Wii 與家庭同樂共享的方向，轉而從健美健身的個人塑身角度報導，媒體上漸次出現的是為自己身型著想的中年女性。2011 年 1 月 13 日的《蘋果日報》就有一則新聞，報導在日本推出任天堂 Wii 版南韓辣媽鄭多燕的健身遊戲軟體，以減重二十公斤的南韓辣媽為模特兒，呼籲亞洲女性採用比歐美健身操更適合亞洲女性的 Wii（陳怡妉，2011/1/13）。本研究者於 2009 年進行有關家庭採用 Wii 的觀察訪談，該時的研究聚焦於家庭採納新傳播科技；兩年之後的 2011 年，也就是媒體出現 Wii 市場表現下滑、Wii 的廣告言說由「全家共樂」轉為「兩性塑身」的訴求，我展開第二次訪談，目的是為了研究家庭中女性退用 Wii 的經驗與脈絡。

有關家庭娛樂傳播科技的退用深度訪談，我於 2011 年中，再次訪談家戶中曾經使用 Wii 而後退用的女性，本文將採用 10 名 2011 年我所訪問的 Wii 退用者訪談資料；為與第一部分資料對話、比對、與深化「退用」的概念，本文聚焦於年齡 35 歲以上、已婚、有子女的女性受訪資料。這 10 位女性曾於 2009 年接受採用 Wii 的訪談，而後於 2010 年底到 2011 年間再度接受訪談，談論自己退用此一娛樂科技

的經驗。2009年首度訪談之初，研究之所以決定以家戶中的母親、妻子為對象，是基於Wii遊戲設計針對新玩家的腳本而定——既然Wii在上市初期的廣告中，強打家庭中女性與家人一起使用的形象，而在2009年研究訪問的初探訪談中，我也發現確實有女性受廣告吸引、主張購買採納Wii的實例，因此我想探看腳本中女性使用者在行動中的變化，從而分析遊戲在行動中的變化。其次，Wii在家庭的遊玩歷史中有數年的歲壽，當我發現媒體報導與市場銷售數字顯示Wii在家戶中漸漸降溫，而家庭互動、遊玩由其他遊戲取代，我遂開始聯絡先前受訪者，同時徵求之前未曾受訪但是家戶中也有Wii、而今退用的女性。

在分析深度訪談的資料上，本研究雖然並非以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式進行，然而，為分析退用傳播科技的女性話語、言說，以掌握女性在說出「退用」不同傳播科技的原因時，同時披露、流洩的深層腳本，深化研究者對於「退用」「停用」的性別經驗的理解，本研究在處理部分受訪者特定表意時，援用James Paul Gee（2014）所提言說分析中用以探問的工具（the tools of inquiry），以指陳受訪女性論及退用科技的經驗時所揭示的社會真實。Gee舉出包括處境意義（situated meanings）、社會語言（social languages）、論述（Discourses）、意會的世界觀（figured worlds）、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以及既往對話（Conversations）等六大工具。首先，「處境意義」指的是雙方溝通時，他們的解意會基於身處的脈絡而賦予字詞片語等意義，這些意義來自與此時互動溝通相關的部分（relevant parts）。這些座落在脈絡中的意義，是隨著語言互動的過程所啟動、建構、打造的脈絡而給出的。Gee講到「社會語言」，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單單使用一種語言語彙（monolingual）的，人在溝

通的時候，常常轉換使用不同的社會語言，這指的就是人們互動時，處於不同社會場合、不同脈絡，因此講話的人必須援用有著不同社會功能的「各式」語言（Gee, 2014: 63），而「各式」之別在於語言要用以打造的認同、身份，以及用以踐履的活動不一。至於「論述」，Gee 區分小寫的 discourse（言說）與大寫的 Discourse（論述）——他認為言說指的是經由語言互動而成的、以身份為基礎的溝通，論述則是動員語言以及一切可用以表意的互動的動作、工具等等，所建立的以身份為基礎的溝通，是歷史上、無數次社會互動所積累而成的（Gee, 2014: 25），所以像是男性與女性、醫生與護理人員，他們一開始對話，就植基在承襲的論述裡，但是一如好的演員，他們當然也可以藉由對話、藉由其他工具改寫他們手中這如同劇本一般的論述。Gee 說明「意會的世界觀」時，表示有人稱此為基模（schema）、框架（frame）、腳本（script），指的是我們或言或寫，所使用的符號語言都座落在並未言明的世界觀上，不由言傳，但是都可意會；唯其意會，所以溝通時不言可喻。Gee（2014: 88）在書中舉例說我們不會稱天主教教宗「單身漢」，即使就字面意思而言，這句子無誤。我們不這麼說是因為我們使用語言並不只是基於單字單詞的定義；我們說話時，還依循我們認為的模式、典型，而「教宗」、「單身漢」這兩詞所植基的文化模式不相涉。「互文」常以引言、指涉、間接引用等方式出現；溝通時兩種社會語言、兩種論述並置，也是互文（Gee, 2014: 131）。Gee 以第一個英文字母大寫的 Conversations 來指稱過往無數個由各持立場的多方當面對話或各自隔空發言所形成的「對話」（Gee, 2014: 131）。Gee 所指的對話不是談話性節目中來賓在既定時間內你來我往的發言，而是包括這類談話在內、由一連串環繞著具爭議性的主題而在各場域眾聲喧嘩所形成的「對話」。在本文訪談分析

中，Geे的探問工具將用以分析部分發言，以探知語言背後的社會論述。

## 四、研究分析

### (一) 未退之退、上網非網與同進退

#### 1. 退用網際網路

研究者在兩個有關退用家中媒體、科技的研究中，一開始都探問「退用」的背景、原因。2003年受訪女性對於退用網路的回覆，直接觸及過往文獻提醒相關研究所應該注意的、使用者對情境脈絡中的「科技」的主觀認知。

2003年的退用網路研究中，研究者在約訪之初就清楚說明，要尋找目前已經不再使用網路的已婚女性。如文獻中所說，「不使用」包括了「拒絕使用」、「退用」等樣態，關鍵在於（前）使用者與網路科技的關係。然而，研究者在與受訪者碰面、開始晤談時，就從其中五位受訪者口述中，赫然發現對方並沒有退用網路。更令人意外的是，當下受訪者卻堅持自己已經離網而去——研究者從彼此對於「退用」理解的不一致，進而發現受訪女性對於「網際網路」的理解、定義，其實植基在「網路提供人際互動」的基礎上，從而表示即使仍上網查找資料，但是，斷了電子信、斷了與人在網上互動往還，她們堅持自己算是退用了網路。一位受訪女性如此回答，

可是我已經好久沒有寫電子信了啊，我是說我沒再用電子信，就是沒上網了啊。那用搜尋引擎找資料，或是說按照小孩教我的步

驟一步步找到網站、找資料，那不算我自己上網啊——那很簡單，就這樣一直按、一步步按，就到了。可是我現在沒有寫電子信了，很久沒寫。(受訪者 B)

2003 年的訪談中，有五位在深訪前自承是網路退用者而接受訪談邀約，然而在其後的訪談過程中透露出與 B 近似的答案與認知——她們都說退用網路，但只是不再使用電子信箱，卻持續上網站瀏覽。她們認為「有對方、有人際往還，才有網路、才是上網」。不再收發電子信、不再在論壇上與人交流，就是退用、就是離網；「退用」了網路，也就是離群索居，重新回到生活中只有家人沒有網友的領域。即使同樣使用「退用」這概念，但是對於「退用」、乃至於對於「網際網路」都有截然不同的認知。Gee (2014) 曾以「意會的世界」指稱說話的人話語中潛藏未言的世界觀——我們以話語表意時，憑藉著的不單單是語詞的意思，我們同時倚賴該語詞之所以成立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研究當時，對不少女性而言，網路正如電話的延伸，上了網路就可以與人建立網絡、互相交流，這是部分受訪女性意會的世界，也因此當不再在網路上與人往還，對她們而言就等於退網了。研究訪談的頭幾個問題就揭示了受訪女性與他人不同的世界觀——她們看重、認定的網路是能與人直接溝通的媒介、平台。受訪女性對於研究者認為再清楚不過的概念「網路」，抱持著想當然耳的「理論」、腳本、框架 (Gee, 2014: 88) ——受訪者認定的網路不是當時國家通訊基磐、傳播資訊的網路；受訪者並未言宣、卻在發言之先就已認定的所謂「網路」，是指專事進行人際溝通、言語上一來一往的網路。她們甚至因而認定「有人與人的對話、一來一往的，才是網路啊」。因此，即使自己依然日復一日地上網、查看子女學校網

頁的佈告資訊，遂行母職，她們卻告以已經退用網路，因為她們基於各種原因不再用電子信、不再上網路論壇，退離了有著人際網絡在上滋生、發酵的網路。受訪女性類此回答披露了她們並未離開網路的事實，然而對本研究提問更重要的是，對她們自己而言，離開在家庭以外的、本可藉由網路開展的人際關係，就等同於「退用網路」；即使每日還是上網下網，也不過就是查看資訊而已，沒有與人接觸、互動。

文獻引述 Singh (2001) 的研究發現女性對「何謂科技」的定義來自性別腳本——先認定科技是男性的、自己使用不自在，於是衍生了「我不使用科技」的認知。當時受訪的澳洲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已經頻繁使用網路，使用起來親近自在，然而就因為認定「科技是男性的」，所以被詢及是否使用科技時，其回答不是基於日常互動經驗，而是根據日常性別腳本；所以，網路是工具，但不是科技。再嫻熟網路的女性，終究還是一個不熟悉科技的女性，如是回答，保全了對她們而言非常重要的「女性氣質」；網路的科技性就不可見了。從 Singh 的研究觀之，女性對於何謂科技、何謂網路的認定雖然不符合客觀定義，反映的卻是她們的生活脈絡、她們賴以為生的想像；她們擴張了這想像，成為她們認定「什麼是網路」的全部。為什麼對已婚女性而言，能與家庭以外的人溝通往還有其重要性、甚至成了她們心中網路的全部？訪談中，不少受訪者論及網路提供的就是一來一往的互動溝通，

我們說的網際網路就是 Internet、就是 email 啦。(受訪者 D)

我曾經想說上網去，聊聊天啊，找一個共同嗜好的朋友聊一

聊……我想說如果能夠在上面找到一個朋友，能夠真的談心裡的事情。(受訪者 A)

這是很好玩的，而且可以給妳不在周圍的朋友、國外的朋友，可以通消息、很方便的通消息啊。(受訪者 E)

學的時候……說可以上網、互通 email，不用電話，就靠 email 在聯絡。(受訪者 F)

這些當初想像上了網，就此可以四通八達、與家戶以外的朋友聯繫的女性，之後紛紛離開網路。較諸用網前有關科技（網際網路）可以帶來朋友往還的想像，上網後的挑戰顯示了單是上網素養，女性未必能無往不利，

我時常想要去用（電腦）啊，我甚至自己要買一個筆記型電腦自己來用，可是我後來評估一下，我不知道要找誰聊天啊。(受訪者 A)

因為我會怕碰壞我的小孩的一些，有時候它會當機什麼的，我會害怕、還是會怕……那我兒子他就花很長時間去把它修復啦……我覺得造成他一種困擾，因為他要唸書嘛，一當機，大概他就兩三天晚上沒有辦法唸書，他一定要把那個弄好。所以我就擔心，我會碰到這些，我會憂慮說把它搞壞了。(受訪者 C)

我退休了嘛，退了就全部退下來，哈哈，沒有電腦，不用管，也

就不煩心了。(受訪者 D)

A、C、與 D 的話語代表了受訪女性的經驗，或因沒有可以持續聊天的對象、或因對於使用家中電腦戒慎恐懼、或因離開職場就等於離開必須倚賴電腦網路的工作，受訪女性講起退用網際網路，就其生活脈絡而言，似乎也是自然而然。

## 2. 退用Wii

退用 Wii 的經驗看似不涉及娛樂科技的重新定義，然從訪談得知，Wii 對女性而言固然提供全家共樂，但是對心有旁騖、必須多工的女性來說，與其說 Wii 是個讓自己得以「享受」、「玩耍」的科技，不如說這是個可以「代勞」的工具。因為代勞，自己就可以全身而退、退用這科技了。大眾媒體上遊說購買 Wii 的廣告，一開始就是以「全家同樂」的口號招呼著非玩家的女性，遊戲之所以叫做 Wii，其實就是「我們」(we)。因此，與網際網路不同的是，這項家庭中人人得而使用的科技本就不是個人化科技，而是鎖定過往的非玩家，希望家裡的婦女、銀髮族都能同樂，終至全家人玩在一起。受訪女性紛紛道出這項科技進入家戶之初的想像，

這個可以跟家人一起玩、不是自己……這個 Wii 的好處就是旁邊的人還是有參與感……他雖然沒有拿到那兩支遙控器，可是他在旁邊笑到東倒西歪這樣子，這個是它很吸引人的地方。(受訪者 K)

然而，退用娛樂科技 Wii 的其中一類女性，正就是因為「我們不玩

了」、Wii 不再為家人所喜，自己也才退用的；當家中子女、配偶不再玩 Wii，受訪的女性無人繼續以此為樂。另一類女性退用 Wii 的情形則發生在受訪女性自己發動、自己選擇不玩。她們明言何以與 Wii 分手，或因沒時間、或者就因為想做自己，

做家事都來不及！現在家裡沒時間玩，就都收起來了。（受訪者 O）

Wii 在我們家存活一兩年而已。我玩得不是很好、不熟練……只要天氣好，我們就一定去外面玩。（受訪者 N）

我生活裡能夠有空的時間太少，進進出出，沒有時間停下來，看、玩。好不容易有時間，怎麼會去玩 Wii……（受訪者 P）

孩子大了、國中以後，不想與妳玩了，媽媽要玩的動機也就沒了啊。（受訪者 M）

第一類的退用指的是以「我們不玩了」來說明在全家棄用退用 Wii 的情況下，自己景從的女性退用。這樣的退用來自家庭活動的轉變，但是，無論全家採行哪些活動、使用哪些科技，都呈現了家中科技用以「做家庭」的情況——因為廣告、政府宣導或其他原因，讓家人傾向採行特定活動、一起從事，服膺了對家庭的想像、做出了家庭。部分受訪者表示，本來共享 Wii 的一家人，因為全家騎腳踏車出遊開始風行，享受戶外鐵馬行蔚為風尚，家人就不再玩 Wii，改成騎車、露營了。「做家庭」此一概念來自家庭治療文獻，與 Judith Butler

「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意涵相近，多用以指稱同志家庭中成員不以其生理性別而受傳統性別角色腳本影響，因此往往根據雙親各自的能力、興趣，發展自己的家庭腳本，以行動互動做出不同的家庭樣貌。Amaryll Perlesz 與同儕(2006)的論文就從「做家庭」的角度研究女同志家庭中，三代女性如何敘述她們從事的家庭活動，以成就不同於人的家庭。本文此處以「做家庭」來描述受訪女性解釋何以全家共享 Wii 或改行其他活動時的說法，重點不在這些家庭中性別角色的非傳統——受訪女性娓娓道來的家庭活動以及自己主導的角色，正呈現了她們服膺傳統的性別分工、她們努力設想成就家庭的樣貌——重點在於看似已有定局的家庭，也常常要跟著大社會的家庭論述，完成如同「家庭功課」般的活動，或是居家遊戲、或是出外共騎。受訪的女性表達了對於跟上流行的家庭腳本的躊躇滿志。她們多從自己家庭逐漸少用、乃至停用 Wii 開始說起，說明時，用語常常是以「你們」(子女在座)、「他們」(指稱家人)現在少用不用、Wii 因此束之高閣。即使清楚知道我訪問的原因在於想瞭解她們停用、不用 Wii 的情況與理由，但是母親們似乎自然而然地提到家人、甚至直接論述家人不用的背景。這顯示的正是原本的使用就是「(因)家人使用、從而使用」的家庭活動，

以前是 Wii，現在是假日一起到戶外騎腳踏車。它可以更融合我們家的向心力，覺得這樣。(受訪者 R)

現在瘋騎腳踏車，我沒辦法扶。爸爸與女兒去戶外騎車，我在家裡做家事。(受訪者 O)

現在一陣子流行騎腳踏車，電視啊、孩子班上，大家都在講全家假日騎車出遊。(受訪者 N)

受訪者 L 的回應就相當典型。L 受訪的時候正值她們搬新家，我在新入住的房舍裡訪問 L，她的長子也在座。L 指著已上高中的兒子詢問「你們現在都不玩了，是為什麼？」L 明知我的問題是請問她現在退用的狀況、原因，她沒有直接回答她自己退用的狀況，但是持續思考、說明家人退用原因，似乎一來她自己之前、該時都沒有以「玩家」自視，二來，她似乎覺得澄清了家人退用之因後，也就交代了自己不玩 Wii 的道理。母親將孩子與娛樂科技的親疏遠近看在眼裡，受訪時如數家珍，包括即使不玩 Wii 了，心愛的 PSP 與 NDS 還是不離身。對她自己而言，在家中，大家一起退用了 Wii，但是繼而之起的臉書帶來新型態互動——在這個少看電視的家庭裡，家人一人上網，在臉書上看見新鮮事，立刻召喚其他家人，湊到桌機或筆記型電腦的螢幕前，眾人分享趣事。L 表示兒子們這個年紀（高中），其實已經很少與家人同進同出，她現在的角色雖然還常是引介孩子可能不知的、有意思的資訊，像是她會從服務單位借出一整系列的布袋戲光碟，帶回家，讓從未接觸的孩子欣賞，但是，她就是帶入家中，自己沒有共賞的需要與壓力。

受訪者的話語顯示的是她們跟隨著大眾媒體呈現的「家庭」模樣，而且有樣學樣，因此在全家共聚的假日從事理想的家庭活動。即使操持一個傳統的家庭，家人也必須努力一起「做」出家庭來。這種「科技成就家庭感」的想像，在各個家戶中都遇到了家庭既有的性別分工、以及社會上主流的家庭娛樂腳本的諸多影響。所以，異性戀家庭雖然看似早有固定的性別分工腳本，但是一如非典型家庭，需要時

時以行動表現跟上大眾媒體建構出來的「好家庭」範本。

除了 Wii 是否為首選的「做家庭」的理想活動，Wii 的特質還包括這是個難以隨人隨身的居家遊戲。但是全家人居家、總在家裡，這樣的家人共處模式也未必符合女性對家的想像，

我覺得家裡面那個封閉的感覺會讓人緊張。還是會讓小孩子侷限的感覺。那在外面我覺得他們比較容易去原諒別人的不小心碰到她，可是在家裡，他們不小心弄到人家，另外一個就故意哇哇叫，故意叫……我覺得同樣跟他們在一起，我覺得到戶外比較不會那麼累，像在家裡我反而比較……（受訪者 R）

會覺得全家一起待在家裡，大家還是會在各自不同的地方耶……反而出去玩、反而大家還比較在一起，然後在車上，小孩就在講他的什麼什麼事情這樣子……我覺得那時候反而更凝聚。（受訪者 K）

（比較喜歡家人一起玩的是哪種？）戶外。因為這樣爸爸會參與，不然，在家裡玩，爸爸就待在書房了。現在就喜歡一起到戶外騎腳踏車。（受訪者 M）

本來是冬天玩 Wii，夏天就騎腳踏車、游泳……全家去幹嘛是我講、媽媽講，但是，沒有用啊，要看爸爸如何配合，但是一定全家一起行動。（受訪者 S）

相較於之前女性退用網際網路的經驗，隨著家人退用 Wii 的女性顯然

少了「惋惜」以及「渴望日後續用」的心思。除了因為「另有其他諸如騎車這般『做家庭』的活動」、「家戶之內共處未必互動」等原因，在家中使用 Wii 的期間，女性常常擔負著為子女訂定使用規範的重責大任，而女性談起這經驗語多無奈。Wii 初問世時，廣告只宣揚「女性新玩家」這單面向，卻忽視了家中的母親從來不會只是與其他成員一樣平起平坐的玩家而已；母親在家中不只是玩家，還必須是訂定規矩、執行律令的人。對母親而言，這麼一來，她又多了項不討喜的工作，

我兒子只要有電玩這方面的興趣，都會找他爸爸、他不會找我。我甚至會責問他說你功課寫完了沒？整天都在打電動玩具……我規定比較嚴格，對，然後我會很……我會比較嚴格去執行，可是他爸爸就會很沒有……我說明天不准你玩電腦了，可是到了明天的時候……然後爸爸就說要玩去玩。（受訪者 P）

平常週一到週五不玩，只有週末玩 Wii。使用電視是媽媽規定的，要用電視做什麼都會先問媽媽，而玩掌上型、電腦、電視遊戲時間都是一起的，一定要功課寫完才能玩。假日兩小時，一次半小時，一共四次。去按記時器，開始玩，不管玩什麼，記時器滴滴滴時間就到，他就會關掉。弟弟還會去借妹妹的玩遊戲時間 quota。讓我們信任了，就增加時間。（受訪者 M）

論及玩 Wii 的規矩，受訪女性幾乎都表示自己扮演黑臉、執行家中玩遊戲的規矩。一旦家庭退用 Wii，女性在監督玩這遊戲的執法者工作可以稍緩，所以退用 Wii，她也就少了負擔。

另一類退用家中 Wii 的女性不是隨著家人娛樂樣態而改變；她們的家人或是依然照常共用而她們自己退出使用，或者她們的家人是跟隨她們的決定才棄用。在 2009、2011 年兩度進行 Wii 的訪談中，受訪者 K 與其他女性完全不同，她曾經是個遊戲測試玩家，一向喜愛電玩等娛樂科技，是個好手。K 在 2011 年二度接受訪問時，分享她退用 Wii 的經驗，以「地位變化」來說明進家門兩年之後的 Wii 這遊戲在 K 家中受了冷落。然而，Wii 是受到 K 的冷落，倒並不是其他家人先退用。K 表示該時因為生養孩子之故，家裡滿是孩子的物件，「沒什麼空間可以再玩這遊戲」。不單是空間不足，K 也提到兩歲多三歲的孩子，「除非有一個人可以陪他」，不然，媽媽的時間就是孩子的，她自己沒法自顧自地玩遊戲。其實，從 K 之為遊戲測試者的角度看來，Wii 提供玩家角色扮演，只要選不同角色、就有不同結局，「比較耐玩」。然而，K 終究還是退用了 Wii。

K 提到希望全家活動的時候，反覆強調「爸爸當然要參與」、「三個人在一起最棒」、「希望一起出去玩」，但是「他當然很懶散」，而只要待在家裡「又有電視又有電腦，那就各做各的事情」。假日的親子活動中，K 口中那個總會技巧性地逃避顧兒責任的先生會帶著兒子一起去看賽車，然而強調親子共融的、從不排斥看似男性娛樂的 K 卻選擇留在家裡。她告訴吃驚的我說，「大人要門票小朋友不用錢」；她不去，「少一個人頭費」。K 還補充，「他們去，我才可以做家事，（因為）之前都一起去」。當了媽媽的 K 即使參與父子的遊樂活動既無困難、也有興趣，但是她終究選擇了應對當務之急，完成家事。被問及繼續一起玩 Wii 有何不可，K 答以她認為三歲的孩子應該要學習看書，不應該碰電腦一類東西，所以，比起第一類跟隨家人的母親，K 主動立了規矩，Wii 就束之高閣了。即使 2009 年 K 首度受訪時，

對之愛不釋手，即使兩年之後 Wii 仍是她自己覺得耐玩的遊戲，但是放在自述以及有關家庭想像的母職論述底下，K 直言對於「自己痛快暢玩鍾愛遊戲」這事，必須留到日後、孩子大了的時候。

另一個受訪者 W 不認為自己一路跟隨家人使用與退用 Wii。W 在受訪過程中一直強調自己不認為家人就必須同進、同出、同在，更不同意「母親必須扮演將大家拉在一起」這角色，「我不會覺得需要一個玩具把大家湊在一起」。事實上，W 的家人不但天天在一起，她和家人與上一輩婆家、自己的娘家往來非常密切，幾乎日日往還。以晚餐為例，她全家一起固定每晚在 W 母親家用餐。W 的家人玩 Wii 都是在孩子的外婆家或祖母家，也就是 W 與先生的父母家；每到遊戲時間，她會感受到已上高中的子女殷殷期待、希望她扮演稱職的旁觀者、喝采者的角色，然而，W 從來不熱衷這角色，她表示回到父母家的先生會「耍賴」，餐後進臥室休息，她自己和婆婆小姑們一道在客廳欣賞子女遊戲，其實不太帶勁。身為長女的 W 毫不掩飾自己覺得藉由遊戲將家人綁束在一起的「無聊」。與其他受訪者不同，其他家庭可能需要憑藉週間週末的家庭活動形成家庭儀式，然而對 W 而言，她已經像是過著三代同堂的日子，再不需其他儀式，她的日常生活已經有著再清楚不過的、規律的「做家庭」的活動，因此她在訪談中主動提到的是她想創造為自己的樂趣。詢及添購傳播科技，「我買一個我一個人也可以玩，全家在一起也順便可以玩」，她認為這反而較實際。W 與 Wii 的關係要說是從採用到退用，不如說在家人近用的時候她就是旁觀而從少涉入，最後，Wii 在家中的進退也就坐實了她對於利用科技來營造「在一起」這儀式的不好看；家人與她的退用也就自然而然了。

W 受訪時常以「當然沒有」回答，顯露出她對於遊戲隱含的家

庭腳本、家中女性角色不以為然，她也頗以自己不從俗而自豪。W 這樣的使用／退用者就像文獻中 Portwood-Stacer (2012) 所說的展演者，她對於訪談提到的主流想像以言語表達自己高其一等，談到自己之前若即若離的使用以及之後的退用，都清楚表明她在使用、退用時，為的都不是回應家人，她強調的是「是我自己要的」。W 在子女使用 Wii 的時候，就將娛樂科技看成家人喜歡、但與自己無涉的裝置，家人之後不使用，她表示在自己生活裡 Wii 自然就退場了。對於 Wii 這樣一個設想「全家在一起」的遊戲，W 搖頭認為行禮如儀地「全家在一起」不該是個恆定的想像。W 在具體說到自己的母親、婆婆再三提醒她該盡力扮演為母與為（長）女的角色時，一邊娓娓道來、一邊自己下註腳說「我就很『皮』、裝死」，以似青少年的社會語言展現自己的不從與逃逸。然而，當她論及他人、社會上對於「家」的想像、玩 Wii 所意味著的「全家共聚」的想像時，又會自豪地以批判的口氣質疑，這時的社會語言又展現強勁的批判力道。W 的日常生活畢竟是鑲嵌在大家庭的互動模式裡，因此，雖然鄙夷「母親拉攏全家共處」的家庭腳本、之前也少用，但她終究是在自己為女為媳這些角色的長輩家中，因著年輕一輩棄用了 Wii，才正式與這遊戲科技告別。W 敘述自己使用退用的方式、語氣，正呼應了 Portwood-Stacer 形容的不使用者，只是放在 W 每日規律的大家族互動脈絡裡，更是一個抗拒權威秩序、以形成自己認同的姿態。

就女性退用網際網路與 Wii 的原因而言，同為家中科技的網路與 Wii，其實有著截然不同的「使用說明」——2000 年初，台灣社會中的網路被認為是個人用以求知、連結的新科技，而 2010 年前後在家中現身的 Wii，則是以「我們同在」的家庭想像催促女性當個新玩家、與家人同樂。也因此，除了退休女性之外，中年女性談起退用

網路，語多尷尬，或因不諳網路、或因覓友不得，總是不斷歉然地表示自己不足取；退用 Wii 的女性多為隨家人停用而停用，其中不乏津津樂道全家人轉而從事假日單車行等活動的受訪者。她們雖然退用 Wii，但是全家一起「做家庭」未曾止歇。受訪時也談到在過往 Wii 正熱門的時候，她們管束子女使用的辛苦。另有一類退用 Wii 的女性則不是隨家人停用而退用，她們或因自己為母的角色而主張遊戲平台退出家庭、主導退用，或是自己調整共玩中的角色，從陪玩的母親漸次轉成旁觀者、吆喝者、終而退用。無論哪一類，退用 Wii 的母親不似退用網路的母親有著「自己不長進」的焦慮，但是訪談中她們綢繆的仍然是遊玩與家人的拉鋸關係。

## （二）我的分身？為我所用？

女性退用家中科技與其退用前的使用脈絡關係緊密。離網而去、不再玩 Wii 之前，家中的女性是如何使用的呢？

退用網路的已婚女性在尚未離網時，受訪人中有不少人沒有自己的信箱帳號，而與配偶共用一個電子帳號。逐漸少用、斷用電子信箱時，與自己小家庭中的家人互動未見少，但是，少了對外聯絡的免費工具，她們與家人以外的親友互動受影響。研究者在 2003 年訪談退用網路的女性時，就發現未在外從事有給職工作而專事家中勞務的受訪者，未退網時大多與丈夫共同使用一個電子信箱、同樣的 ID（身份）帳號；同一研究中，單身、離婚、以及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性受訪者則有自己的電子信箱與 ID 身份。已婚受訪者在描述自己與丈夫共用帳號時並沒有多著墨，但是她們透露了其他朋友對於與其通訊的保留，受訪者 B 的話語可為代表，

……那邊還有一些人不是社區的人，那天有在聊……有好幾個是一天到晚在傳 email、傳好玩好笑的……我就在說，有要求說要不要傳給我們（同一社區的人），那他就說，妳跟妳先生共用一個戶頭，那最好不要傳給妳們。（受訪者 B）

B 輕鬆地表示因為自己與先生共用帳號，所以對方就不傳了。雖然如此，她並沒有表示因此將「另立門戶」。其他情況類似的受訪者提出當初自有帳號，但是時日一久，加上自己不再上網，因此「懶得」再開立電子信箱帳號，乾脆與配偶共用，事實上也就是配偶傳收信件，之後再轉告她。類此狀態的受訪女性約有五位，她們與另一群渴望上網尋得同好、交流討論的女性不同，她們在網路上的時間也多半在家庭圈子裡，利用網路與親族往來，而且即使在上網的階段，網路溝通的工作也多半由先生代行。

退網的女性並沒有人是因為家人阻卻而離網，但是訪談中女性提到家人對其頻繁上網時的看法評論、居家的時空資源、網路素養的挑戰、工作環境中因著上網而帶來的風險評估等等，女性所描述的在家使用網路的環境，有助於理解她們退用的脈絡。受訪者 A 是一位在家中工作室工作的手工藝藝術家，她婚前在職場上大量運用電腦，以英文書信與人溝通，婚後生了三個孩子，轉而在家中從事藝術創作。即使在家中，她一開始也照樣以電腦管帳，但是日子一久，「也沒人在乎這事」，她興味索然，也就沒做了。提到網路，受訪之前數月、兒子剛開學時，她上兒子就讀的大學網站看看有什麼消息。雖然其後退了用，A 對網路上的世界、人際往還，仍然充滿想像，

我這個年齡的朋友也可能有在網路上交朋友的，但是我想有，她

們也不會講，哈哈。我曾經想說上網去，聊聊天啊，找一個共同嗜好的朋友聊一聊，可是後來想到說，對方可能是騙妳的啊，他也許不是這個年紀，他也許只是一個隱形的人，模仿的。我想說如果能夠在上面找到一個朋友，能夠真的談心裡的事情，我覺得也蠻好的。因為談一談也就算了，不知道是誰。而且我也會用 talk……可是，去哪一個地方找到說真的跟我們想法接近的一些，年齡層又接近的？因為很怕說找到的根本不是這種人，那講了半天也沒什麼意思，因為得到的資訊也許不是什麼正確的。  
(受訪者 A)

A 當時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女性，在訪談中提到她努力嘗試在網路上走走逛逛、造訪興趣所在的網站、甚至使用 talk 等聊天功能進聊天室聊天，但是，訪談時她表示購物經驗不佳、有意思的網站太少、而網路聊天的對象似乎「都是十幾二十歲年輕人」。她進到與電影有關的聊天室，先是談話內容不搭調，後來因為她不慣中打，一改英打，沒人搭理回應了。訪談中不論談及參觀網站，或是她主動提到設立可以展示自己工藝作品的網站，A 最終講的都是「也許可以交交朋友」。然而，也正因為多方嘗試之後，效果不佳，A 說她並沒能在網路上結識欣賞自己作品、暢論影視喜好的網友，而她不諳網路語言的素養落差也讓她興味索然。

A 講到「對方可能是騙妳的」，類似的說法在相關訪問裡一再出現。十位受訪女性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提及自己使用網路的時候，家人多方提醒、告誡她要小心網路上來歷不明、面目真真假假的網友。利用 Gee (2014) 言說分析工具中的「社會語言」分析，更可具體看出遇上當時仍算時新的新傳播科技時，家庭中女性、母親以外

的家人動用社會語言建立的認同與實踐的活動。正如 Gee 所言，沒有任何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單用一套語言語彙；為滿足不同社會功能，人在溝通的時候就會轉換使用不同的社會語言、打造不同的身份實踐不同的活動。A 說到自己上大學的孩子之前每每聽聞她提及在網路上或四處瀏覽、或與人交談，就會出聲提醒她，「妳要小心啊，社會新聞都有那種像是金光黨一樣，在網路上騙妳們這種中年女性的事」、「拜託喔，妳有什麼需要在網路上跟人家討論的啊」。這樣的警惕話語過去往往是家長對子女、尤其是對未成年子女發出的警語，面對躍躍欲試而上網摸索嘗試的母親，子女、配偶言說中用以矮化對方（belittle）的警告、調侃，動用社會新聞，利用互文性的作用而使自己的勸誡看來有憑有據，在當時都讓甫上網的女性感到氣餒。

F 的情形與 A 恰相反。F 孩子年幼，她有份擔任董事長秘書的助理的專職工作，主要在傳送紙本公文以及送往迎來外賓，因此，她與另一名職員是全公司上上下下數百人中唯二桌上沒有電腦、不接網路的職員，因為她成天跑上跑下，隨時聽命行動，全然不需要電腦網路。她任職的電信公司當時有名員工涉及社會事件，同仁中有人以電子信在公司散播此一消息，引發管理單位查辦這事，公司內部風聲鶴唳，但是她反而可以置身事外，

我沒有電腦、沒有網路，工作單純，是最沒有嫌疑的人了。我很放心。後來查出那個發信的人，被訓了一頓，記了過，還好老闆沒叫他走路。（受訪者 F）

F 的先生之前在國內知名電腦公司任職，因為被懷疑、誣告外洩公司資訊而離職；顯然周遭人與網路的經驗令 F 視網路為禍端。即使並

不排斥，但也缺乏使用的欲望與動機。在來到這家公司任職之前，她也上網，家中也不乏電腦與網路，但是在缺乏使用網路的動機的情形下，F 當時徹底退用網路，也表明看不出未來有使用的必要。

從以上的言談都可看出在 2003 年當時，女性上網與人溝通，常常被家人、周遭近人認為危機四伏。事實上，受訪女性中，除了 D 以外，其他曾上網而後離網的女性都在訪談中表示，家人對於她們躍躍欲試、在網上與結識的網友互動感到不安。過往與「風險」(risk) 有關的對談 (Conversations) 左右已婚女性的近用退用，網路風險高低的考量是女性在職場面對同事、在家中面對家人時，難以趨避的議題，而受訪者的敘述反映了過往有關於此的爭辯、說法，確實影響了她們近用的意願、行動。風險言說運作時，已婚女性往往被幼稚化、弱化，甚至子女也會在家中以調侃、警惕的語氣和用語提醒母親「網上壞人多」。這種「保護者」的論述 (Discourses) 在十多年後的今日或許不常見，我們現在慣見的是對於青少年上網結交網友的警示，然而在當時，即使女性未必懼於家人的警示，但是訪談顯示，已婚女性的性別角色腳本強固，致令新科技或可拓廣使用者的人際網絡、生活圈，然而刻板的母職、配偶腳本，以及網上合宜舉止所植基的意會的世界觀，在在讓當時統計顯示上網率最低的族群——已婚女性——對於在網上走四方 (surfing) 感到挫折，終至退網而去。這觀察在國內外有關家庭中女性使用網際網路的文獻中相當罕見，但是，從 Gee 的「對話」概念檢視國內新聞報導，歷來論及詐騙，都有不少諸如金光黨詐騙集團騙走婦人金錢的新聞，<sup>3</sup> 時至近年，有關女性上網遇詐騙的社會新聞未曾稍減。<sup>4</sup> 受訪女性言談間提到在活躍使用網路、與

3 例如華視新聞 (2007/9/4, 2009/2/2)。

4 例如中廣新聞 (2015/9/11)、蘋果日報 (2015/8/21)。

人聊天溝通期間，家人生疑、警告，這樣的家中互動實可放置在台灣社會新聞所營造的女性天真可欺的論述中，不論女性已婚未婚、年長年幼，在訪談的 2003 年間，這似乎是一般人爭先恐後上網時不斷對女性發出的警語。

退用 Wii 的女性在與家人一同使用這娛樂科技時的心情與角色，也影響之後的退用。T 是與先生共育一女的母親，她提到「玩跟放鬆，我覺得是不一樣」。追問之下，T 表示「我覺得『玩』，有點像在麻痺自己，可是不一定會真的放鬆」，T 認為「如果心態沒有放鬆的話」，也只是逃避，對她而言真正的放鬆是「什麼事都可以不必想」。身為母親的她，認為開車倒是一個可以把自己封閉起來、不會有人打擾的放鬆的事情，但是玩 Wii 並不能讓她從工作抽離。L 也表示對她而言，真要「玩」，會是全家入睡，她處理完了家事，自己一個人打開電腦，玩起不傷腦筋的線上免費小遊戲（jewel games）。L 表示，「平常全家一起玩遊戲其實很累人，這種時候，我只想放輕鬆，玩玩不動腦的小遊戲」。P 講起自己渴望玩的、使用的，則主動提起希望擁有自己的 Wii-fit，

如果說我自己有一個 Wii fit，會想要吸引我來用。那會是我自己的、不跟他們分享的。（問：不跟他們分享？）對，因為只要被他們拿去了，就是他們的了（笑）。只是，現在啊，我覺得買了也沒有時間可以用。（受訪者 P）

2009 年 P 初次受訪時，家中剛有了 Wii。她談到當時廣告上開始以個人使用、塑身健康為賣點宣傳的 Wii fit，就直言「如果我有一台這個，我就可以在家自己……自己做，跟著畫面一起做，我覺得還不

錯」。該時她面對我詢及「如果孩子在旁邊」，也非常直接地回答，「我是不想跟他們玩，玩那個我想個人玩，因為跟他們玩，他們就會一直跟你搶」。P 點出了為人母之後的處境，

他就無所不搶，因為我可以玩的，他們都可以玩，現在好像慢慢擁有權愈來愈少，因為他們就會自己去拿我的手機來……他們也玩得很起勁。(受訪者 P)

P 在 2011 年受訪時頹然表示，買了也沒時間使用，而且「我只有那段時間，可是我在玩的時候，小朋友也會在旁吵」，P 認為即使購入自己一直想要嘗試的遊戲工具，最終可能變成「我就犧牲掉我的時間給他們玩」。P 二度受訪時，重回到職場，因為白天使用電腦，晚上在家時一來不必再使用，二來也可避免與孩子搶。P 提到，就和玩 Wii 的時候一樣，控制器 (Wii-mote) 不夠，「就讓他們先玩」。

R 非常清楚地表示，她喜歡午休的時間出外走走，即使只是走在正午的街上、不必待在辦公室內、不是為家事忙碌，也是一種放鬆。「我不懂為什麼大家中午就還是選擇待在房間裡？好悶啊。」然而兩年之後的訪問，R 表示中午的時間也不得閒了，她無奈地說，孩子漸大，學校有各式各樣的作業需要完成，她總是利用午休時間在辦公室附近的西門町為孩子尋找美勞等各種功課材料。即使在與家人共用 Wii 的當下，這些受訪女性也少有視 Wii 為自己鍾愛的遊玩工具、平台。

對於家中女性而言，全家共玩 Wii 的負擔往往由她們承擔，這或許也是一旦家人不用，她們就忙不迭地退 Wii 而去的原因。家人共玩 Wii 的時候，不少家庭需要在空間安排上大費周章。T 就表示，「我

回到家，就是要放鬆，可是妳當妳要玩 Wii 的時候，妳就開始要搬東搬西，勞師動眾」。T 在訪談中不只一次地提起這一點，

可能我比較拘謹一點，所以，家裡只有我們三個在玩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很麻煩。然後，因為我可以跟她們說我不要或者是什麼，可是，反而是有客人來的時候，反正就不好意思掃大家的興，然後弄得亂七八糟，也就認了。（受訪者 T）

前述「共進退」的退用分析提到，娛樂科技進家門之後，女性往往錙銖必較、是規範家人遊戲時間的「黑臉」。T 與其他受訪女性分享的是，在遊戲前後自己也是必須整飭居家空間的清理者。R 也表示年幼的孩子想玩，但是移動家具的工作自然落在配偶週間在外地工作的 R 身上。Wii 在家中熱門的時候，先生孩子也曾嘗試將遊戲安裝在房間電腦上，她如釋重負地表示，這樣她總需要照管的客廳就恢復秩序了。

這十位退用 Wii 的受訪女性中，其實不乏原本就對嘗試線上遊戲、掌上遊戲感興趣的人，像是 K 與 S，但是或因生命階段轉變、育兒之故，決意放棄，或因另一半不配合，全家共樂型態轉為出遊。訪談間談起退用好像也就是形勢所致了。

從家庭採用「當我們同在一起」為號召的家庭娛樂科技 Wii，到逐漸退燒、擱置不用，家中女性的使用、退用，都與購入時家中主要玩家的喜惡有關。在時間不長的家庭共樂期間，女性的使用就不同於廣告宣傳的全神投入的新玩家；女性的「用」看似共玩，但是並非「放鬆」，家人要能共樂、充分使用，女性往往必須是時間空間的管理者、清理者，過程中，女性常會旁觀以爭取喘息——用以提供自己

喘息（照管孩子、代替行使母職）、用以促進隔代互動（週末攜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住處，隔代同樂）、用以促生親子不同關係（孩子之為 Wii 的高手，擔任教導，鼓勵裝笨的母親學習 Wii 等等）。首度訪問使用 Wii 的女性時，除了 K 暢談自己如何競逐高分，大部分的受訪者分享自己如何投入的少，分享全家投入時自己扮演不同角色（旁觀者、喝采者、學習者）的多。兩年後，家中的 Wii 退燒了，受訪女性也全無惋惜地——除了 K ——自述如何卸下玩遊戲者的角色。

## 五、結論

以本研究中網際網路與 Wii 這兩項居家使用的科技而言，前者在 2003 年前後是人人應可學而致之的新平台，社會上的主流論述召喚公民得而用之。但是，對於沒有在家庭之外從事有給職的女性而言，一方面學會上網也未必能拓展人脈、一方面還需不時接受家人有關「網路（對妳）就是險地」的警語，因此，說是人人該有數位分身，但是當時的女性有的甚至與配偶共享一個帳號、有的自己闖蕩，她們的數位身份與足跡卻承載著太多旁觀者的好奇與狐疑。即使不是完全退用，受訪女性說明她們退離了原本期待可以引領她們走出家庭、拓展人際的網際網路。退用、停用網際網路的受訪女性事實上未盡全數離網而去；她們當時對網路的「誤解」與其說是知識不足，事實上是凸顯了她們對於科技意味著的、她們投射想像的人際網絡的嚮往。何以嚮往卻身不能至？當時不論從上網 ID、時空資源來看，她們都不是個別使用者。而在家人與外界話語中動不動就出現的「意會世界」、性別腳本的影響下，已婚女性、特別是沒有在外就業的女性，與網路和網路所代表的「外頭的」人際網絡是無涉的；在用網素養猶

待增進、時空配置不如所願的情況下，女性退網看似自然。

女性退網而去，但是具有網路素養的家人在網上往來漸行熱絡，而他們互動的數位足跡卻未必與網下的女性分享。受訪女性當時以數位相片為例，說明網路風行前，家人共賞實體相簿的時光不再，而自己對儲存在電腦硬碟、只在網路傳送來去的家人共遊的相片檔案難以抽取即看。於是，這些女性漸漸意識到不在網路上，不只是不在數位世界裡；網下世界分享的話題來自網上、家人離網出遊的記錄也還是回到網上，凡此種種，都讓不在網路的女性退網而去，好像也被隔離在家人的某些網絡之外。當家人互動親族來往，都漸漸數位化了的時候，2003年受訪的女性大多表示子女長大，為了母職、為了溝通，她們一定會再嘗試上網。

本研究中的第二項科技 Wii 進入台灣社會時，不像網際網路有著政策的加持、現代化的想像。Wii 此一商品在短時間之內的流行、聲勢日漲，都與媒體廣告、宣傳有關，廣告宣傳預許的則是家人共聚互動、時髦的家庭想像。女性為了家人共用、「做家庭」而引入 Wii，其後退用 Wii 的女性也都理直氣壯、直接了當地以家人退用、停用交代自己何以不再碰觸這遊戲。經由退用的分享，更說明當時採用的動機，一如廣告主張的「女性可以成為更稱職的家人」的說詞。受訪者中不乏宣稱日後得空一定會重拾遊戲機座的人，也有人抗拒「我們（應該）同在」的好家庭論述而與 Wii 始終若即若離，不隨家人腳步。雖然不是追隨家人退用而退用，但是看似自作主張的女性依然在與「好家庭」「好太太」「好媽媽」等模範拉鋸。近年來台灣媒體上對於家庭假日休閒活動的想像、再現，也影響著家中女性與 Wii 的迎拒。單車出遊、週末露營、全家桌遊，這些圖像漸漸代替了室內玩 Wii 的家庭時光的想像，退用 Wii 是家庭舉措，女性也就是忙不迭地

跟上的角色，或是興致盎然地重新打造家庭活動的成員。「我們一起」曾經是女性上網、退網、希冀再上網的動力；「我們一起」也是家人進入不同生命階段、社會上家庭時光圖像流轉時，女性停用 Wii 的主要原因。於是，無論進或退，無非都是「做家庭」的舉措。女性真能享受家人共樂的遊戲、放鬆自己嗎？訪談中女性樂談自己的遊戲——包括 Wii 上的瑪利歐、廣告中女性可以自用的 Wii-fit、家人入睡後自己獨玩的小遊戲、甚至自己開車、午休散步，都被算在內——認為是自己「得空時」的選擇，科技讓自己得享自己好時光。Wii 不同於網際網路，主要功能就是廣告說的「玩」，但是即便召喚新玩家，腳本塑造的是家人互動打造的「好家庭」。女性因此不僅扮演新玩家，往往必須是管理者、規範制訂執行者、清理者、加油打氣的旁觀者等諸多角色。「玩 Wii」逐漸成了新工作；退用 Wii 對女性而言，反而是省卻一種家務勞動。

從文獻看來，過往對於女性與網際網路或家中娛樂科技（電視）的研究，單從女性界定「何謂科技」（Singh, 2001）即有不從眾的界定方式。Singh 研究中的女性「對科技不自在」因而有了不符客觀定義的範疇劃分，本研究中女性則是認定許其不同網絡的網路才是她渴望的，因此對於網路、退網有了看似錯誤的定義。與其窮究女性對科技的認識深淺，重要的是女性看重科技的特定面向，亦即網路之為人際網絡的延伸、遊樂科技 Wii 實為代勞者，其所反映的是她所經驗的世界、家庭中女性的匱乏。兩個針對退用的研究也都顯示女性無時無刻不在「做家庭」的重責大任——離網而去的女性篤定表示日後必將再上網，才好與子女同步、不致落伍；採用 Wii 或退 Wii 而改採全家出遊的女性表示「力促家人同在一起」的持家之道，而即使鼓吹玩 Wii 的時候，也清楚說出同一屋簷下未必互動的焦慮，從而對於「當

我們同在一起」的指涉有著愈來愈高的標準。這些女性說出的想像又都與母職腳本、媒體營造型塑的當代家庭想像緊密連結。

就科技進用退廢的概念化而言，Wyatt（2003）曾經批評當年使用「中輟」（drop out）這概念指稱停用，認為「中輟」這詞傳達的是「用」強過「不用」，價值判斷明顯。Ronald Kline（2003）應和Wyatt的看法，認為只從功能論的角度看待退用不用，只是強化了鼓吹者的框架，卻無從深入理解不用者。他認為應當深入瞭解不用、拒用。Wyatt在強調起碼應當區分「沒有科技的人」（被排除和被驅走的人）以及「不要科技的人」（抵禦和拒絕科技的人）之後，主張：

要概念化網際網路的「使用者」應當是以一延續體（continuum）的方式進行，使用、參與的程度與型態是可以變化的。依照不同類型的使用者去理解不同的使用樣態，同時，不同的生命週期、時間座標、以及社會脈絡也應納入考量。老化的過程、職業的轉換、受教的歷史、地理上的移動能力等等都是用與不用的社會脈絡。「網際網路使用」的概念在個人與集體的層次上，都包括了可能的背道而馳以及改變途程。（Wyatt, 2003: 77）

十幾年前，Wyatt在研究最後提到政策制訂者、科技與社會研究學界同樣都對不使用者視而不見，「不使用」這現象這主題幾乎不存在（invisibility），正因為科技意味著進步，固然有人反其道而行，箇中的意思、真實社會的其他面向乏人聞問。女性與科技的遇合經驗在各種主流論述中原本已經相當邊緣化，退用、拒用、不用科技的女性在過往被視作該當被拉拔、或是能力嚴重不足的對象。本研究呼應深化退用科技、停用科技研究的籲求，分析退用科技的女性經驗的言

說，一方面理解她們的用與不用如何座落在身處的世界、如何與主要的論述合流或衝突；另一方面，經由分析女性在兩種科技方興未艾之時的採用與退用，研究發現女性在「做家庭」過程中的「處境」影響其對科技的設想、採用與退用，本研究主張以「處境式不用」(situated non-use) 來理解女性在家庭中的退用、拒用、不用科技，在性別與傳播科技的研究上建立此一範疇。「不用」「停用」「拒用」的深研不單彰顯停與拒的動機、脈絡，更能深化我們對於「用」、「互動」的理解，對於女性與家庭科技或拒或迎的關係、對於「不用者」的持續探看，有其必要。

### 附錄一：2003 年退用網際網路受訪者（已婚女性）基本背景資料

受訪者編碼	年齡	工作型態	子女數
A	46	從事工藝創作	3子
B	35	無有給職	1子1女
C	48	無有給職	1子1女
D	64	退休	1子
E	64	退休	2女
F	37	秘書助理	1子
G	45	無有給職	1子1女
H	43	無有給職	2子
I	61	退休	1子1女
J	50	服務業	2子

### 附錄二：2011 年退用 Wii 受訪者（已婚女性）基本背景資料

受訪者編碼	年齡	工作型態	子女數
K	35	會計	2子
L	49	教育	2子
M	47	教育	1子1女
N	47	金融	1子
O	36	教育	1子1女
P	37	無有給職	2子
W	45	無有給職	1子1女
R	43	公務員	2子1女
S	47	服務業	1子1女
J	37	教育	1子

## 參考文獻

- 大紀元時報 (2011 年 1 月 28 日)〈任天堂獲利遽降 下修銷售目標〉,《大紀元時報》。[online] . 2016/6/26.  
Available: <http://hk.epochtimes.com/news/2011-01-28/%E4%BB%BB%E5%A4%A9%E5%A0%82%E7%8D%B2%E5%88%A9%E9%81%BD%E9%99%8D%20%E4%B8%8B%E4%BF%AE%E9%8A%B7%E5%94%AE%E7%9B%AE%E6%A8%99-55211605>
- 天下雜誌網際網路中心 (1998)〈粉領新貴躍上網路〉,《天下雜誌》, 209: 180-187。
- 方念萱 (2003)〈性別與傳播科技：數位落差中的女性網路退用者研究〉,中華傳播學會主辦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9 月 6 日。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 NSC 90-2412-H-004-009。
- 方念萱 (2011)〈當我們 (we/wii) 同在一起？家戶採用、退用任天堂 Wii 歷程分析〉,台灣 STS 學會、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主辦第三屆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5 月 21-22 日。
- 文及元 (2007 年 4 月 12 日)〈「創新精神」單手搖桿的拇指革命 Wii 以平等為出發點,顛覆過去雙手玩遊戲的習慣,進一步設立 Wii 頻道連結遊戲機和電視、網路,帶動一場虛擬交易革命〉,《工商時報/工商經營報》, D3。
- 中廣新聞 (2015 年 9 月 11 日)〈詐騙團成員學駭女術 網路輕熟女下手目標〉。[online] . 2016/6/26.  
Available: <https://tw.news.yahoo.com/%E8%A9%90%E9%A8%99%E5%9C%98%E6%88%90%E5%93%A1%E5%AD%B8%E9%A6%AD%E5%A5%B3%E8%A1%93-%E7%B6%B2%E8%B7%AF%90>

E8%BC%95%E7%86%9F%E5%A5%B3%E4%B8%8B%E6%89%  
8B%E7%9B%AE%E6%A8%99-030546126.html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15 年 1 月 20 日)〈為生活加點「智慧」〉, 行政院時政  
講義。〔online〕. 2015/3/19.

Available: [http://www.ey.gov.tw/Advanced\\_Search.aspx?q=%E7%82%BA%E7%94%9F%E6%B4%BB%E5%8A%A0%E9%BB%9E%E6%99%BA%E6%85%A7](http://www.ey.gov.tw/Advanced_Search.aspx?q=%E7%82%BA%E7%94%9F%E6%B4%BB%E5%8A%A0%E9%BB%9E%E6%99%BA%E6%85%A7)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2002)〈數位台灣 (e-Taiwan) 計畫〉,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  
信發展推動小組。〔online〕. 2015/3/23.

Available: <http://www.nici.ey.gov.tw/Upload/RelFile/2831/706784/30a3448b-d077-42bd-ab4b-1f5f5a1888e3.ppt>

李雅萍 (2002)〈2002 年 9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  
所。〔online〕. 2015/3/23.

Available: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6928#](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6928#)

林鶴玲、方念瑩 (2002) Chapter 6: Social factors for digital divide in Taiwan.  
In *Transforming digital divides into digital opportunities-The second stage*  
(pp. 207-234).《轉換數位落差為數位機會——第二階段》, 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委託, 研究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 編號 (91) 063.905。

翁順利 (2008 年 3 月 24 日)〈20 對弱勢親子大玩 Wii〉,《中國時報》, C2。

陳怡妏 (2011 年 1 月 13 日)〈胖婦變辣媽 上 Wii 教甩肉〉,《蘋果日報》。  
〔online〕. 2015/3/23.

Available: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113/33108725/>

陳信利 (2010 年 5 月 8 日)〈雲林樂活母親節 陪媽媽玩 Wii〉,《聯合報》,  
B2。

華視新聞 (2007 年 9 月 4 日)〈假裝關心老人，金光黨囂張詐騙〉。〔online〕。  
2016/6/25.

Available: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200709/200709040230000.html>

華視新聞 (2009 年 2 月 2 日)〈20-30 女性，比老人還好騙〉。〔online〕。  
2016/6/25.

Available: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200902/200902020260801.html>

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2008)〈性別數位落差研究報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online〕。2016/6/29.

Available: <http://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file/0/1000/83317264771.pdf>

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2012)〈101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online〕。2016/6/29.

Available: <http://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file/0/1000/3.102%E5%B9%B4%E5%80%8B%E4%BA%BA%E5%AE%B6%E6%88%B6%E6%95%B8%E4%BD%8D%E6%A9%9F%E6%9C%83%E8%AA%BF%E6%9F%A5%E5%A0%B1%E5%91%8A.pdf>

蘋果日報 (2015 年 8 月 21 日)〈寂寞女遇網路男蟲 遭騙六萬美金〉，《蘋果日報》。〔online〕。2016/6/25.

Available: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821/675287/>

Batt, C. E. and Katz, J. E. (1998) Consumer spending behavio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 multi-method inquir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1): 23-46. doi: 10.1016/S0308-5961(97)00055-4

- Chan, A. (2008) "Life in happy land": Using virtual space and doing motherhood in Hong Kong.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5(2): 169-188. doi: 10.1080/09663690701863281
- Cherny, L. C. and Weise, E. R. (Eds.) (1996) *Wired women: Gender and new realities in cyberspace*. Seattle: Seal Press.
- Cockburn, C. and Ormrod, S. (1993)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 London: Sage.
- Fischer, C. S. (1992)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y, A.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 Gee, J. P.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rcourt, W. (Ed.) (1999) *Women@Internet: Creating new cultures in cyber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 Holloway, D. (2008) Room to view: Family television use in the Australian context.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9(1): 47-61. doi: 10.1177/1527476407307230
- Jones, S. (2008) *The meaning of video games: Gaming and textual strateg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Katz, J. E. and Aspden, P. (1998) Internet dropouts in the USA: The invisible group.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4-5): 327-339. doi: 10.1016/S0308-5961(98)00013-5
- Kendall, L. (1999) Reconceptualizing "cybersp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research. In S.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pp. 57-74). Thousand Oaks,

- London and New Delhi: Sage. doi: 10.4135/9781452231471.n3
- Kline, R. (2003) Resisting consumer technology in rural American: The telephone and electrification. In N. Oudshoorn and T. Pinch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pp. 51-66).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Lewis, L. (1990) *Gender politics and MTV*.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oges, W. E. and Jung, J. Y. (2001) Expl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a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536-562. doi: 10.1177/009365001028004007
- Lohan, M. (2000) Constructive tensions in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0(6): 895-916. doi: 10.1177/030631200030006003
- Markham, A.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s in virtual space*. Walnut Creek, London and New Delhi: AltaMira Press.
- Mazzarella, S. (Ed.) (2005) *Girl wide web: Girls, the Internet, and the negotiat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Peter Lang.
- McGerty, L. (2000) “Nobody lives only in cyberspace”: Gendered subjectivities and domestic use of the Internet. *Cyb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3(5): 895-900. doi: 10.1089/10949310050191863
- Morley, D. (2003)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 Contradictory dynamics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dislocation of domestic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4): 435-458. doi: 10.1177/136754940300064001
- OECD (2001)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OECD. [online] . 2015/3/23.  
Available: <http://www.oecd.org/sti/1888451.pdf>
- Pearce, C. (2008) The truth about baby boomer gamers: A study of over-

- forty computer game players. *Games and Culture*, 3(2): 142-174. doi: 10.1177/1555412008314132
- Pew Research Center (2005) Trends 2005, Pew. [online] . 2016/6/29.  
Available: <http://www.pewresearch.org/files/old-assets/trends/trends2005.pdf>
- Perlesz, A., Brown, R., Lindsay, J., McNair, R., de Vaus, D., and Pitts, M. (2006) Family in transition: Parents, children and grandparents in lesbian families give meaning to “doing family”.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2): 175-199. doi: 10.1111/j.1467-6427.2006.00345.x
- Portwood-Stacer, L. (2012) Media refusal and conspicuous non-consumption: The performative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Facebook absten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15(7): 1041-1057. doi: 10.1177/1461444812465139
- Press, A. L. (1992)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Rainie, L., Madden, M., Boyce, A., Lenhart, A., Horrigan, J., and Allen, K. (2003/4/16) Part 5: A new understanding of Internet use. Pew Internet Survey. [online] . 2015/03/20.  
Available: <http://www.pewinternet.org/2003/04/16/part-5-a-new-understanding-of-internet-use/>
- Ren, F., Kwan, M-P., and Schwanen, T. (2013) Investigating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Internet activities. *Time Society*, 22(2): 186-215. doi: 10.1177/0961463X11421359
- Schwanen, T., Kwan, M., and Ren, F. (2014) The Internet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0(1): 52-64. doi: 10.1111/geoj.12014

- Shade, L. R. (2002) *Gender and communit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Peter Lang.
- Silverstone, R. (1996) Future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life. In W. Dutton (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Visions and realities* (pp. 218-22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gh, S. (2001) Gender and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t home. *New Media and Society*, 3(4): 395-416. doi: 10.1177/1461444801003004001
- Spigel, L. (1992) *Make room for TV*.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769639.001.0001
- Wajcman, J. (2002) Address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theory. *Current Sociology*, 50(3): 347-363. doi: 10.1177/0011392102050003004
- Wyatt, S. (2003) Non-users also matter: The 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non-users of the Internet. In N. Oudshoorn and T. Pinch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pp. 67-80).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Wyatt, S., Thomas, G., and Terranova, T. (2002) They came, they surfed, they went back to the beach: Conceptualising use and non-use of the Internet. In S. Woolgar (Ed.), *Virtual society? Technology, cyberpole, reality* (pp. 23-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ickuhr, K. (2013) Who's not online and why. Pew Internet Survey. [online] . 2015/03/23.  
Available: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3/09/25/whos-not-online-and-why/>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ropout and Refusal: The Analysis of Married Women's Quitting ICTs at Home**

*Leticia Nien-Hsuan Fang*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oi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This paper is a study which revisits answers from married women in Taiwan in 2003 data on quitting the Internet and 2011 data on dropping out of Wii-play. I revisit the data gathered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in the past, and analyze women as situated non-users of domestic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n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has been geared towards the functionalistic view of non-use, with the anticipation that the category of non-use will be diminished eventually. While failure to access the technology and lack of digital literacy may still be reasons that people remain non-users, women's dropping out of domestic technology, be i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r entertainment ones,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dered roles scripted socially as well as media refusal possibly resulting from changing visions of the ideal family.

**Keywords:** gender, Wii, dropout, non-use, domestic technology, James Paul Gee

◎作者簡介

方念萱，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聯絡方式〉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Email: telnhf@gmail.com